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衣文郃

謄録監生臣趙鳴臯

荀子卷十四

唐 楊倞 註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静而人之道聲音動静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

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

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争亂争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

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

心悲带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治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其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

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

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善惡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控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譺譺

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賔及介而衆賔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賔及介而衆賔皆入貴賤之義别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賔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

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十四

荀子卷十五

唐　楊倞　註

解蔽篇第二十一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

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險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德也亂國之君非之上

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數為蔽數為蔽之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斟觀夏同姓國喜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

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啓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紀姓之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為鬲傳寫又誤為亭灊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愼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宫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蹌蹌謂舞也干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

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云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罰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少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使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驩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

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

相而罪孝己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寗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吕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直亮反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知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

於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由埶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埶而去智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

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删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逺無愽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

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姦去惡何

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意同言心未嘗不包藏言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

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胸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一而靜也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

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之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也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恢恢

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為皥皥皥廣大貌涫涫沸貌紛涫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也然所以為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

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枲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盈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二之則不滿況乎難得之正道也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

美故自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名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名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

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為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偪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興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則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故人心譬

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濁謂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冲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眾矣

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註云黃帝臣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當為視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

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也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荅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

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卧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則自無寢焉用焠掌乎

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

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至如舜者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為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

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

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

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

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哅哅勢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無聲也哅哅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哅許肩反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影摇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辰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

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水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卬與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

有為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鼛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凝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

也浹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接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

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甚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修飾也蕩動也多能非修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是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

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辯幾利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

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慼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慼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胸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為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快也憐讀為悋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悋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

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其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為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

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

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十五

荀子卷十六　　唐　楊倞　註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効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

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
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
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
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
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
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
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

行之則為不撟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事也正義而為謂之行茍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於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合物也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遇不得其所謂之命命者知天所命然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

尤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産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産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

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没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樞自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别雖萬物萬殊有時欲之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

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分辨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以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天官天官耳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

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為制名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筦是竹為音聲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此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

腐臭也禮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酒未詳酸暑浥之酸
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
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
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疾
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滑與汩同鈹與披同皆壞
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為鈒傳寫誤耳與澁同輕重
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
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猶律
文之故誤也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
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知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
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

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複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單與兼

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若單名謂之馬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徧

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則有别至於無别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别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弗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

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駕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

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鬬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亂正名也

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爾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

緣無以同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熟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指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

辟讀為辟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勢也辯勢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實不及亦說之意也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

辯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捎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辯明之也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辯說則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同配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

之名謂無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辯說者不唯無異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者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辯說之用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辯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則辯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亦然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

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辯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辯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辯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以聖人之辯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辯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

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辯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辯也以公心辯謂以至公辯它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辯說不求夸眩於衆人也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也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

君子之辯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人人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慢謂慢慢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辯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

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已寶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為難説耳君子不用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畧也嘖爭言也助華反或曰與𧷤同深也誻誻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畧深則無統類又言誻誻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

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安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道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繫在於道欲則治不道

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度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

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

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為貴賤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道者進則近盡退

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用肯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

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

權俱（稱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遠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

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

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嗛於志嗛口簟反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覺以

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皆當為也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已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

之屨而可以養體麁紃之屨麁麻屨也屋室廬庾葭藁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葭蘆也以蘆為屋室葭藁為席蓐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勢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已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懸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已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

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刑之行不贊之辭君
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

荀子卷十六

荀子卷十七

唐 楊倞 註

性惡篇第二十三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為也矯也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

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為鉤曲也下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

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擾訓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

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之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任也周禮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令人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

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

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

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粘土也擊粘土而成器

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謂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

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僞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也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

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

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性而已謂不矯偽者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言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問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扶問反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

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

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後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

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

（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者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禹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用

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曾參閔子騫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

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

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

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熟察精熟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

偏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事業然則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則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

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

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析速粹熟而不急，

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熟所著論甚精熟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疑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亦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若或為共也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

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偉大貌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賢者

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援牽引也輕

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

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為來史記

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時力能拒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然而不得排檠

則不能自正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檠巨京反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

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劒也葱閬錄曶齊桓公齊大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劒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三劒以色為名曹植七啓說劒云彫以翠綠亦其類也曶劒光采恍惚難視以形為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劒至利則喜缺因以為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鉅闕皆吳王闔閭劒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卭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劒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劒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劒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騹讀為騏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即

列子造驥者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

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内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敵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嘖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

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濵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

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形戮）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于至公也謂若殛鯀與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者）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

得通達無壅滯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

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也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

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悦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踈序長幼五者也愛悦此五者則可以為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

能為此五者死生則為名節也忠者敦慎此者也慎讀為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無所得者也

荀子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荀子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劉清瑚

荀子卷十八

唐 楊倞 註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此愚闇以墮賢良也墮許規反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 倀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倀丑羊反 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 愚而自專事

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豉反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明多私假設問荅以明其意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繞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内賔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孽災也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

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迴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啓微子名下降也鄉讀為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為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謂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任之彊配

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為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逆拒斥逆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厄陳也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請牧基賢者思牧治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與詖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基必施辨賢罷罷讀為疲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大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

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也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 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屏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説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 治復一修之吉 君子執之心如結 言堅固不解也 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 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虐暴也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聖人心平如水 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 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己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 世

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爭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為治之意後權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蹷之辭蹷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蹷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致治辨其殃孽為之害也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

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委任羣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興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為與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蹌蹌也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過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

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漾沅淮渭洛七水又有雍淄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未詳其說也禹溥土平天下溥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皐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為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於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底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

主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患難哉阪為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

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四門也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寞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烏路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

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虢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罜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罜麗弃之江也賈云罜麗小

咢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識如守亦讀如志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

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飡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卬與仰

同宜亮反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理續主執

持五聽（五聽折獄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推歸於下也）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有僭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鈹

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與披同滑與汩同言不使紛亂披汩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臣謹修君制變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示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

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也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禮記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

合此義也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涽涽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遍也君子以修跖以穿室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修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

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為泰寧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也言智常欲就利遠害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耶智修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耶揜襲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粲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不智不然也知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

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為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也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大於宇宙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盈大宇宙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攭與劙同攭兮分判貌言雲或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攭音戾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卬卬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弃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弃也往來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暝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

惛憊為晦暝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亟急也門謂所出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曰不塞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為篠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篠他弔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暝掩蔽萬物若暴使牢固蔽塞則不可也

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雲所以潤萬物人莫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之知放於此則明也

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儀讀如其蟲倮之倮儀儀無毛羽之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侵暴者亦

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隣也）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蠶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蠶盡是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占驗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壯者與（為蠶之時未有牝壯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遊謂化而出也）前亂而後治（蠶亂而絲治也

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互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為卧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也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出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

甚博不見賢良 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 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 為鐵則鉅為箴則小 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 長其尾謂綫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杪末之意匹小反 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 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為掉掉繚長貌言箴掉尾而繚也掉徒弔反 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 結其尾線然後行箴 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極讀為亟亟急也 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 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 簪以為父管以為母 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纊也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理也箴皆有事故古者貴賤皇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喻百官弛廢旦暮晦盲言無螣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隕墜旦暮昏霧也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或曰昭或為照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横反覆之志也志

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憼革貳兵憼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求於去惡也言去邪娍惡乃以儆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道德純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鏘鏘進貌仁人絀約敖暴擅彊絀退窮約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蝘蜓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之惡反以為鳳皇也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

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言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歲為卒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應而懈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發之也其小歌也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衍饒也忠

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琁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琁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琁音瓊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麤布閭娵子奢莫之媒也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娵楚詞七諫謂閭娵為醜惡註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媒也娵子于反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也力父未詳喜悅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感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十八